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第四卷 如意丹終能如意 稱心丸難說稱心話

那邵笑吾巡檢邵老爺，自從把老兄黃三亂子黃方伯到任之後，聲光頓然紅闊起來。候補州縣是不必說了。只是彷彿伺候上司似的，低聲下氣陪盡小心。就是道府，也折節下交。那一天沒有三四頓、十來頓的吃局，還要過江到漢口南城公所去混鬧，不知不覺鴉片煙又罷不來了。藩台原是兼辦禁煙公所的老總，禁煙公所就在藩台衙門裡面。黃三亂子既是自己罷不來，這個禁煙的事情自然不當一事情辦了。於是禁煙公所幾乎弄成了一個「官立高等煙館」。漸漸的風聲流入京中，吃都老爺要參，禁煙大臣要查辦。黃大軍機連忙打電報、寫家信，忙個不了。黃三亂子也慌了手腳，原來尤心迴尤中書從江西跟過來當文案上敘稿。得了這個消息，獻計道：「方伯不忙，把大煙的印委嚴嚴的辦一辦，不是混過去了嗎？不要說這點點的事情穩當些，花幾個就完了。就是在大點的事情，也不過幾個，沒有完不了的事情哇！方伯是走了一順風，沒經過風浪，所以有點不是這樣子。況且大軍機在裡頭主持，怕出亂子嗎？」

黃三亂子笑道：「我綽號原叫『黃三亂子』。如此鬧點亂子也罷。其實我的『亂子』另有種鬧法的，公事上頭做同知直至如今，並沒鬧過一回。這是膽小的好處。如今這樣吧，情願花幾個托老夫子走一趟吧，家兄那裡不消說了。就是一般都老爺，大半同老夫子有交情的。不是兄弟貪圖省幾個，多花幾個其實不妨。老夫子面上省得他們三不兩時的伸出手來的緣故。」

尤中書道：「很可以，很可以！晚生吃福中堂梗在當中，也想改途了。」

黃三亂子接過來道：「很好，很好！索興弄個道台到這兒來，兄弟在這兒還怕什麼？決不至於攔起來哇！」尤中書站起來，作揖道謝，又道：「想呢，未嘗不想弄個大點的功名？但是經濟不足，如之奈何？」

黃三亂子道：「不妨，不妨。都在兄弟身上。不過兄弟是膽小性急的人，可以今兒立刻起程嗎？」

尤中書笑道：「今兒只怕來不及了，明兒一準搭京漢火車去。」

黃三亂子道：「明兒呢……？只得明兒。要匯多少銀子去才夠安排呢？」

尤中書沉吟道：「三萬呢？大抵差不多了。」

黃三亂子道：「如此兄弟匯五萬去。二萬，老夫子使吧。」尤中書又連作了兩個揖道：「謝方伯栽培！」

黃三亂子道：「鬧這個把戲，就不是知己了。總總拜托，愈速愈妙。」尤中書連連答應著。一時回到自己房裡，想著：到底是個闊手，性格又豪爽，倒是於今世界上不可多得的人。我和姓黃的大約是前世裡的緣法了。於是反接著手吆喝底下人忙著收拾行李，直忙了個整夜。天剛剛發白，黃三亂子忽地又叫尤中書進去，尤中書便三步並作兩步趕到裡頭，黃三亂子一個兒歪著煙榻上，笑著招尤中書對面躺下，道：「兄弟有件小事情，想來想去還是托老夫子最妥當。」

尤中書毅然道：「方伯有什麼吩咐？晚生竭力去辦。那怕水裡來、火裡去，辦不到的事，也要辦到了，才肯歇手。」

黃三亂子囁嚅道：「家兄身邊有個丫頭叫燕兒的，今年已是十九歲了。老夫子，家兄那裡住的日子不少了，曾經見過這個丫頭沒有？」尤中書想了想道：「可是鵝蛋臉兒，長挑裁，高高的鼻子，尖尖的足兒，是不是這個人？」

黃三亂子笑道：「一點兒不錯！這幾句話兒吃你畫出一個活像的小照兒來了！」

尤中書道：「既是這個人怎樣呢？」黃三亂子道：「實不相瞞，這個燕兒，兄弟同她有段說不出的隱情。老夫子聰明人，不必細說了。這兒兄弟想拜托老夫子，到家兄那邊怎樣設法兒把燕兒帶到這兒來。兄弟是沒齒不忘，感激你老夫子不盡哩！」

尤中書攢眉道：「這個燕兒，我卻知道，大軍機收過的了，並且非常寵愛。叫晚生怎樣設法呢？這事只怕做不來。」黃三亂子忽的站起來，連連作揖道：「我相准了，這事兒只有老夫子辦得成。好歹請老夫子操一番心。」

尤中書忙著還揖不迭道：「即使有法兒好想，只怕大軍機分上不好看。並且還要燕姑娘的心願意，這就省事了。只怕燕姑娘大軍機寵幸極了，未必……」

黃三亂子搶說道：「這倒不妨，燕兒是願的。兄弟拿得穩、捏得牢。就是家兄跟前不好看些。那也顧不得了。兄弟也做到這個分位了，也不指望家兄再提掣了。這點子心願能了，不做督撫也甘心。就此不做官也情願。」

尤中書沉吟了一回道：「若說一段隱情呢？想來終不過一點兒女的私情罷哩！值得這樣的傾倒呢？老實話大家子弟見多識廣，終不過一個丫頭罷哩！希罕什麼？」

黃三亂子道：「這卻與尋常不同。索性說一個根由底細吧！」於是自始至終說了一遍。尤中書道：「嗚呼！有這個緣故，有這個緣故。既如此，終歸著落在晚生身上吧。」黃三亂子大喜。又慫恿了一回道：「就這兒我們算別過了罷。兄弟不送了。」

尤中書便一揖而別。回到房裡，底下人把行李已收拾停當。便叫尤福督率眾人把行李發到漢口一碼頭東海宴賓樓，包個大餐間伺候著。吩咐已畢，他便找了邵笑吾、劉夫生一塊兒就在藩司前漢江春大菜館吃飯。談了一套話，等到別過，已是三點多鐘了。一徑出城，來到東海宴賓樓。尤福同眾人已把行李發到第一號大菜間，煙具已經端整，兩支煙槍上已裝上兩口蜜棗大的煙泡。尤中書躺下抽了一陣，忽見投進一張請客條來，瞧是邵笑吾請的，在華景街「張寓」。尤中書笑道：「我再三同他說不要鬧這空陣子，他終不肯歇手。張寓這人只聽他說是上海來的，其實不曾見過，倒要去瞧瞧怎樣一個女才子哩。」便說：「知道了。」

尤福回了出去。歇了一會兒，尤中書便吩咐賬房預備一乘轎式橡木輪馬車，伺候著。尤福知照過了賬房裡，便開箱子撿出一套極豔的衣服來，服侍尤中書穿了，又收拾了帶出門的煙具，放在馬車裡面。尤福戴了一頂紅纓帽，伺候尤中書上了馬車，便搭上後車，飛也似來到華景街華景裡總弄口停位。尤中書下車來，四望了一望，只見馬路平闊，市面鬧熱，頗有上海的氣象。少停，走進弄內，一抬眼已見「姑蘇張寓」的門條，推了一推，大門卻是關著，便扣了一下。開門來的，恰是邵老爺的底下人邵全，道：「尤老爺，我們老爺洋火廠去了，馬上就來的。請尤老爺樓上去坐會兒。」正說時，張寓在樓上扶著窗盤道：「可是尤老爺嗎？邵老爺馬上就來的。」尤中書便道：「如此我等他一會吧。」

邵全引到樓梯旁邊，尤中書拾級登樓，張寓便迎了出來，到了房裡坐定。瞧那張寓的姿色極其平常，年事也有三十來往，其實沒有半點兒可取之處。聽她的談吐，酸腔畢露，倒像個秀才，若說「才女」兩字，也是徒有虛名罷哩。想道所謂「聞得好看，見得平常」罷哩！沒有興頭，便叫尤福拿煙具來抽煙。張寓卻知道尤中書是個闊人，藩台跟前同邵老爺一樣有臉，所以十分巴結。忙替裝煙。豈知裝口大煙，著實的「高、黃、光」三字訣，合了尤中書的意了。抽不到三四口煙，邵老爺同著一個有兩撇八字須的黑矮胖子來，說是姓劉，號又甫，本鎮人。投捐知州，分發廣東，未曾稟到。現充商務局議董。很有家私。督、撫兩司都同他拉攏。和尤中書招呼已罷，講過彼此相慕的常談。邵老爺又對劉又甫道：「這位尤大哥是藩台大人最親信的兄弟。雖是同藩台大人從小一塊兒長大起來的要好弟兄，雖是交情如舊，然而尤大哥才高望重，兄弟倒似乎落後了。橫豎尤大哥是福中堂還讓一步呢！又是同藩台大人的老兄黃大軍機十分相投的。這會子藩台大人請尤大哥京裡去跑一趟，明兒就要動身了。」

劉又甫道：「嗚！今兒是錢行。奉陪，奉陪！兄弟也有一杯之敬，近便些就是對門『天繡樓』美雲姑那裡吧。」

尤中書力辭才罷。接著又來了兩個，也是官場中人。須臾入席。劉又甫談起此番紳商、學界各舉代表，進京上書請願，不知做得做不到？邵老爺道：「這番比頭一次，興頭雖是來得高些，然而要做到，只好看著吧！」

尤中書搖著頭道：「呀呀呼！一廂情願，那裡做得到？」正說到這裡，只聽得千萬人聲大呼大叫起來，又聽得竹片聲音「滴搭……滴搭……」亂敲著。尤中書究竟到的日子不多，不知為了何事？劉又甫是本鎮人，邵老爺也到省三四年了，知道是火。亂著推窗合去看時，只見火光逼近，勢猛非常。尤中書只叫尤福「快收拾了煙具，快收拾了煙具……！」跟著眾人一擁而逃。一席整

菜，還吃得不多幾樣，手忙腳亂，翻了一地，白銀檯面踏得稀扁。張寓嚷著：「還隔著兩條街呢！各位老爺，不妨事的。」眾人那裡肯聽，亂跌亂滾的跑了。尤中書幫著尤福搶了煙具，跑出弄口，鑽進馬車。一迭連聲的喊著：「回去！回去！……」馬夫道：「道人擠得很，馬車走不得。踏死了人不是玩的。」尤中書大喝：「放屁！混帳！誰叫他們不讓路？踏死了，和誰算帳？」尤福道：「藩台衙門尤師老爺要走，誰敢不走？」馬夫道：「巡捕房裡的章程，東洋車還不許走，何況馬車呢？」尤中書道：「混帳王八羔子！還不拉著馬回去？我只知道警察局，不曉得什麼巡捕房。」馬夫沒法，只得把馬拉出去，從人堆裡擠將過去。擠到轉彎角上，巡捕攔住不許走。尤中書先是：「混帳王八羔子！沒眼珠子的狗王八，藩台衙門尤師爺不認得嗎？」巡捕聽了滿口的「混帳王八」，便還口道：「那裡的雜種？到租界上來放肆！」說著又把號角一吹，跑來三四個外國巡捕，把馬車拉了就走。尤中書自言自語道：「到底司道衙門的面子大，直是外國人也來護送了。但不知要賞多少錢？大約四塊洋錢一名是少不了的。」正在呆想之際，已到了一座洋房，把馬車停祝外國巡捕便把尤中書拖下車來，又搜出了煙具，一併拿了。尤中書道：「你們弄錯了。我住的是東海宴賓樓，不是這兒呀？」

外國巡捕也不懂他說的什麼？只喊著：「螯喂，螯喂。」馬夫哭喪著臉道：「老班，別要裝幌子了，難道拖到巡捕房裡來吃外國官司，還說不懂嗎？」尤中書到底在上海玩過幾時的，「拖到巡捕房來」的一句話也還懂得，頓然的嚇黃了臉道：「我沒有犯法，怎地拖我到巡捕房來呢？」

馬夫道：「誰罵了巡捕嘍！並且我原說剛正火著的時候走不得。你老的勢派又來得很大，橫豎罰幾塊洋錢罷哩，沒有不得了的事。」尤中書嚇出了魂，不知怎樣才好。外國巡捕等他不走，認是他倔強，便惱了，把尤中書的辮子一把拉了，拖著朝裡便跑。尤中書一跌一滾響著腰，拔長了頭頸，嚷道：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我是有功名的人，拉不得辮子，放、放了我，我自己會走的。」外國巡捕不由分說拖著儘管走。中國巡捕因為吃他罵了，很不高興同外國巡捕分說印是體面人，倒跟著冷笑道：「那末看你拿出藩台衙門的勢派去吧！」

到了裡邊寫字間，巡捕頭問了來歷，中國巡捕、外國巡捕都嘰哩咕羅的打著外國話說了一遍。尤中書光著眼聽著說，一句兒不懂。只見外國巡捕又把煙具呈上，巡捕頭看了看，攢著眉，搖了幾搖頭。便叫翻譯問尤中書究竟是何等樣人？尤中書便道：「姓尤，號心迴，舉人底子。考取內閣中書，在京當差三年多了。黃大軍機是同鄉，最知己的，還是親戚。這兒新任藩台大人是黃大軍機的第三個嫡親兄弟，自然也是親戚了。所以請我來辦文案的。因為明天要進京替藩台大人乾一件極要緊、極重大的公事，所以今兒有個要好的朋友替我錢行。剛正入席，齊巧火著了，因此馬上趕回去。總而言之，我的的確確的是個內閣中書。這官兒的品級雖然不大，倒是天天入閣辦事，皇上天天見得到的。且可以說尖話，將來貴國的交涉，兄弟倒可以幫一點忙。今兒不妨拉拉交情，完了事吧。」

翻譯的聽了咬著唇好笑，翻給巡捕頭聽了。巡捕頭又嘰哩咕羅了一陣，翻譯的翻出來道：「你既是一位貴官，違背租界章程及辱罵巡捕，還可以將就罰幾塊洋錢就算了事。但是你們中國現在禁煙，飭令極嚴的時代，怎地公然隨帶煙具？可想是個大癮的人了。我們租界上原有『稽查偷食禁煙』的權力。既是賊證確實，押著！明兒解公堂訊辦吧。」

尤中書聽了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。不由的爬在地上亂磕頭，哀告道：「賞一個狗臉吧。情願罰兩弔銀子吧。」巡捕原不過嚇嚇他的話，看他急到這個田地不禁暗暗好笑。又歎口氣道：「中國人實在沒救的了！我們外國人倒熱心幫著他們禁煙。看樣子，限期裡頭斷乎禁不荊我們外國人倒替他們中國人擔憂得很呢！並且中國人的『氣節』兩字，老實說不得了。你看這種體面華貴的人做得出這麼著的醜態，可憐，可憐。」便道：「要罰五千塊洋錢，願不願？」翻譯的便道：「要罰五千洋錢，拿得出，拿不出？」尤中書忙道：「有有有。」

巡捕頭笑道：「老實跟你說吧，按著這條例罰不過五十元的。拿三十洋錢來，去吧！」

翻譯的又翻給尤中書聽了。尤中書這一喜非同小可，忙向身上掏出一大包洋錢、鈔票來，一五一十的數了三十張，每張一元的「匯豐銀行」鈔票。磕了一個頭，朝外就跑。尤福接著忙道：「老爺沒事嗎？」尤中書道：「自然沒事呢。外國人倒認得我的，同我我很客氣。談了半天，還開了一瓶香檳酒請我喝哩！所以耽擱了。」說著坐了馬車，吆喝馬夫快駛回去。馬夫明知他吹牛皮裝幌子，沒有這種體面的事。不要說尋常的一個人，那怕督撫犯了章程，外國人是公事公辦。沒有說的，一定是花了洋錢出來。看他煙具沒有拿出來，明知銷毀了的，因要他一耍道：「老爺的煙具沒有送出來呀？等等送出來了走。」

尤中書道：「外國人瞧我這套煙具造的精緻，愛玩得很，我便拉個人情送給外國人了。」馬夫冷笑一聲，一拎韁一搖鞭風，馳電閃的回到東海宴賓樓來。生了好一會兒的氣，罵了五千四十八聲的「混帳王八羔子、狗兒雜種……」沒有離口。尤福摸不著頭腦，連著碰了老大的一串釘子，本底子預備著很玩幾天的，因為鬧了這個亂子，雖然沒人知道丟了這麼大的丑。然而心裡到底乏味，很不願意再到這兒來。所以後來尤中書捐了道台，不曾指省到湖北來，許多把戲鬧到四川去了。這且不說。

且說次日，便搭了京漢快車，不過三十六點鐘已到京都。便進了正陽門，一徑來到繩匠衚衕黃大軍機住宅。黃大軍機恰好同一個門客叫做衛顯功的書房裡看著雲南大棋。尤中書本來住著這兒的，不消通報，便闖進書房來。黃大軍機見了吃了一驚，疑是兄弟黃三亂子又鬧了什麼亂子出來了，忙道：「心迴幾時到的？怎地驀地回來？老三怎樣？」

尤中書道：「沒有要緊的。不過前兒老師的家報上不是說有幾個都台有點閒話，所以方伯叫門生來跑一趟，帶幾分如意丹來調理調理。」黃大軍機道：「閒話呢有幾句的，我已經招呼過了，沒有事的了。不過聽說老三的煙抽得太濫污了，所以我嚇嚇他，叫他抽得有清頭的意思。倒要老弟辛苦這一趟。若說抽煙呢，雖說禁了，然而有了癮的人誰高興去戒他？不是大家一樣仍舊抽著。不過抽呢，盡著抽，只消抽的面子上過得去，便是守法了。老三鬧得太糊塗了。據說禁煙公所裡頭，彷彿開了一個大煙館似的，這話有嗎？」

尤中書道：「那也言之過甚吧。」正說時，只見黃玉呈進一個手版來，黃大軍機瞧了瞧，惱道：「不見就完了。橫一趟，豎一趟，鬧那一門的把戲哇！」黃玉稟道：「說是同鄉請見。」黃大軍機跌跌腳道：「你還同他說，我沒有這種樣的同鄉。」黃玉不敢說了，只得急忙退出，一肚子的氣沒有處發洩，抬起腳踢了北門上一腳。門上的不知頭腦，忙道：「黃老爹做什麼？」

黃玉順手又是一個巴掌道：「做什麼？滾他媽的蛋！」把手版擲了出來。門上的拾了手版，抱著頭就跑。跑到門上，把那手版也是一擲道：「沒眼珠的王八羔子，什麼意思？滾你媽的蛋！」這裡尤中書詫異道：「誰呀？直教老師生氣。」

黃大軍機道：「誰知道他什麼代表不代表？來了五六趟了，說是同鄉，回來還說親戚呢。」尤中書道：「門生在湖北卻也聽說有在一起愛做事的人，進京來上什麼書？原是真有其事的哇！」黃大軍機道：「咦！你在外頭來，難道沒有清楚這起人嗎？」尤中書道：「門生也不歡喜這種人，所以沒有知道……」衛顯功接一句道：「這起人倒說是熱心志士的。」

黃大軍機「哼」了一聲，也不說了。尤中書便退出來，瞧著時候還早，便去找他的知己朋友外務部郎中金魏陶。金魏陶道：「巧極！今兒我齊巧在『喜春堂』蘭官那裡請客，我們一搭去吧。」

尤中書笑道：「有趣！吃運倒好，你是難得請客的，今兒不擾你，不知要等那時節才有你的吃局呢。」金魏陶也笑道：「請你吃了，倒惹你的刻薄，實在合不來。」說著金魏陶便坐了尤中書的車。不多一刻，到了「喜春堂」，蘭官忙迎上來請安，又問：「尤大老爺幾時到的？」

尤中書道：「今兒才到。你身上好？」蘭官回了一聲「好」。便請到裡間多坐，回了一回外省的風景，尤中書故大其言的亂說

了一泡。蘭官原沒出過京的人，如何不信。須臾，陸續來了五七個。又是良久良久，來了一個瘦長條子，細白麻子，嘴唇邊微微的、希希的幾莖軟黃鬚，鼻掛著外國眼鏡，白洋布長褲，黑紗馬褂，頭頂著一頂外國草帽，腳穿一雙外國黃牛皮鞋。但不過同金魏陶拉著手，親熱了幾句，其餘的略一點頭，算完了。尤中書看了此人深為納罕，是個何等樣人？金魏陶從沒這個朋友。悄悄問那一位光祿寺署正樊老爺道：「此人是誰？怎地這般作怪？京城裡從不曾有過這門子的怪東西。」

樊老爺道：「魏翁邀老兄來，沒有同老兄說明的什麼客嗎？」尤中書道：「其實不曾。」樊老爺道：「這位是『稱心丸』懂嗎？」尤中書愕然道：「稱心丸，不是藥料嗎？嗚！要是此人開藥鋪的？」

樊老爺悄悄的道：「低聲，低聲。你不懂得。『稱心丸』的名詞，這就是各省公舉進京遞呈請願書的代表。有些巴望請願得成的人，餞送代表起程的時節，拍手祝頌，呼各代表叫做『稱心丸』，齊巧同他們運動的資料名詞喚做『如意丹』，倒是恰切不移、對仗精工的一對兒。推這請願的性質，其實同如意丹的結果，同一派子的。」

尤中書恍然大悟道：「嗚嗚！原來如此，倒要細細的賞鑑賞鑒，這種東西比成化礪的鼻煙壺來得少兒呢！」於是一眼不眨的瞧著那個代表。那個代表拉足架子，意氣洋洋的和金魏陶說話。尤中書細認了一回，忽然詫異道：「這人我有點認得他，但不知在那裡會過的？實在想不起了。而且姓什麼？叫什麼？也一點兒影兒都沒了。」

樊老爺道：「恰才魏翁說似乎姓石。」尤中書頓然想著，道：「在這裡了。他叫石約齋，一點兒不會錯的了！」說著忽然叫道：「肚子痛，肚子痛……」眾人都圍攪來亂嚷著：「好端端的，怎地肚子痛起來了？」

尤中書攢眉道：「痛的很！不能奉陪了，兄弟只得回去了。」金魏陶等也不敢留祝尤中書便坐車匆匆回到繩匠衙黃大軍機宅裡。黃大軍機恰正同著衛顯功對躺著抽鴉片煙，談剛才又麻雀，和出一對，到攔牌筒子清一色。黃大軍機正說道：「一隻九筒，實在巧不過。假如你不把三萬一拍，這九筒就掄不到我摸。沒有這九筒摸著，即使和出，不過九筒一克，八和，底和十和，共是十八和起翻，十八、三十六、七十二、一百四十四和罷哩。大不了贏到多少呢？」

衛顯功道：「二四解，當莊和，一百四十四和，一百四十四、二百八十八、五百七十六，每家解五百七十六兩銀子。三五一十五、三七二十一、三六一十八，共總贏進一吊七百二十八兩銀子。」

黃大軍機道：「不是只得這點點，一甲多點銀子嗎？幸而你三萬一拍，一隻九筒拍過來了；我摸來一看，九筒，連忙暗降，我說最好的降底開花。降起來，恰巧一隻一筒，等的是一四筒張子，那是算也不用算的了，一甲二百銀子一家。一三得三、二三得六、三甲六百銀子，奇數虧數，一點兒沒有的……」

正說到這裡，尤中書恰巧跑到，說道：「三吊六百銀子，州縣的價值呢。誰補了缺哩？」黃大軍機笑道：「這三吊多銀子，倒費了心思弄到來的。沒有那門兒來的寫意。」衛顯功道：「敝居停恰才同晚生輩又四圈麻雀，又著一副到攔牌，所以在這裡歡喜呢。」說著站起身來讓尤中書躺下便抽。他們師生兩個沒有避忌的。尤中書虛讓一聲，躺下抽煙。黃大軍機道：「老弟今日沒有應酬嗎？還是不是出去找朋友？到那裡去跑了一趟？恰才叫你又麻雀，你出去了。」

尤中書抽罷了一口煙，搖著頭道：「笑話，笑話！方才門生去找金魏陶，金魏陶齊巧在石頭衙衛蘭官那裡請客，邀門生一塊兒去了。魏陶倒文明的很，同這班什麼代表倒拉攏的。今兒請的是不知那一省的代表，門生有點認得的。從前見過的時節，不過沒有小鬚鬚的。這兒改了調了，鬚鬚也有了，所以頭裡認不出，也摸不出這是何等樣人？及至問了別人，才知道是代表。他的架子拿大的很，除了主人之外，不作興同別人拉攏的。後來吃門生細細的認出來了，這人叫做石約齋。門生就不高興同他一桌兒吃頓飯，所以假裝著肚子痛回來了。」

黃大軍機道：「老弟既然頭裡同他認得，今兒怎地瞧不起呢？」尤中書道：「門生一來是老師不高興見這般人的，門生就不敢同這樣人交接了；再則這石約齋的歷史很不好看，所以頭裡就不高興這石約齋了。」

黃大軍機道：「好哇！今兒在軍機裡議事，福中堂這老糊塗不知他什麼意思？竭力贊成這回的事。直說：今番再不給他的一點面子，其實在這些代表份上呢，到底沒什關係，何也呢？終不過是少數罷哩，倒毀了民氣，影響才大哩。於是上頭的意思有點活動了。只怕就在這幾天有旨意下來呢！光景全乎償他們的願呢。也不見得？大約兩湊湊，縮短幾年是穩的了。」

衛顯功道：「這般人就不值錢呢，稍微得著好點子的消息，就拉架子，眼裡沒得人了。」

黃大軍機道：「可不是嗎。方才還跑來跑去鑽門子、拉交情，吃我罵了去。不到三四個鐘頭的時候，頓然變了調了。看著吧，不知道到底穩也不穩。老弟，你說這石約齋的歷史，是那麼著的一件寶貨呢？」

尤中書道：「說來話長呢！那一年門生還沒有進京當差，瞞不過老師，門生是愛玩的。也是一班愛玩的朋友轉轉彎彎拉攏了這個石約齋，瞧他的臉蛋，其實漂亮。手裡著實有兩個。門生倒也同他合得來，一塊兒喝酒，一搭地要錢。有的說印是很有幾個大舖子，做大買賣。不多幾天，有個石約齋的同鄉叫做談老三的朝著門生說：『你老哥很頂真交遊的人，怎地同約齋倒玩在一塊兒？敢是如今通融了嗎？』門生說：『約齋原是個體面人，同他做個朋友也沒有什麼關係呀？』老三冷笑道：『你還沒有知他的底細哩。我同他雖是同鄉，老實說，瞧不起他。不高興同他做一塊兒的。我同你說這石約齋，他原底子並不姓石，據說姓木，扞腳木老圓的兒子。在一個浴堂裡做他的吃飯行業。那裡有個土財主就是姓石的，大家都叫他石瞎子的。因為這石瞎子頂歡喜玩小弟弟的，所以把兩顆眼珠子十成裡頭玩掉了八成。總之，雖不是個瞎子，同瞎子也相去不遠了。頂歡喜洗澡，天天到這浴堂裡去洗澡的。洗了澡，便要扞腳，那木老圓又是老主顧了。石瞎子花錢的手很是鬆的，木老圓每每到了不了的時節，總是石瞎子給他三甲、三甲、八甲，叫他過去。木老圓實在感激這石瞎子。有天說起吃飯的人又多，錢又實在賺不起，真真要命哩！柴米菜蔬，比著從前貴了好幾倍，叫人怎樣的撙過呢？石瞎子說：『木老圓，你家裡有多少人吃飯呢？』木老圓道：『上頭還有七十八歲的老娘，老婆兒子共是八個人吃飯，都靠著這把扞腳刀上。你老想呢，叫人難不難！』石瞎子道：『兒子多大年紀？難道一個也不會弄兩個貼補貼補嗎？那怕十來歲的小孩子也會做小生理，賺百十文一天。可有女兒沒有？』木老圓道：『一總五個兒子，頂大的十九歲了，女兒倒沒有。我那第三個兒子，今年十五歲了。那個臉蛋倒生得同女孩兒似的美秀非凡，心地也來得靈通。』石瞎子盤算到：『我冤枉有幾個錢，年紀也五十以外了，一個兒女都沒有。你這樣窮苦，倒有五個兒子，還且吃他們累得要死，豈不是不公道的事情嗎？』木老圓道：『你老慌什麼？再聚幾位姨太太，怕不將來少爺、小姐，只是嫌多哩。』石瞎子笑道：『那是不想這願頭了！你說你的老三生得還像個樣兒，你若肯時，給了我吧。當個兒子，將來還有個巴望。常言道：假子真孫。兒子雖然差些，將來的孫子還不是一樣嗎？若說姨太太，如今還有四五個呢，該養兒子，老早也養了呢。』木老圓本來感激石瞎子的周給，沒個補報。閒話之中，說合了這個機會來，豈不情願？便一迭連聲的答應著：『很好，很好……！明兒一準送到府上來。倒是這個孩子有造化。』石瞎子道：『你也不忙，如今你的兒子既然過繼了我，我同你不是親戚了嗎？親戚之間還有什麼不可以通融？你一家子就用不著打饑荒哩。』木老圓歡喜的什麼似的。明日便把第三個兒子，就是如今的石約齋親送到石瞎子家裡。石瞎子細細的一瞧，果然生得嬌嫩，臉蛋兒吹彈得破似的，彷彿同唱玩笑旦的小珠子兒一模一樣，所以，……」

說到這裡，尤中書附著黃大軍機的耳根上，噓噓喳喳不知說的什麼，別人也聽不真，做書的就不敢虛擬。只看黃大軍機的面色很不好看，把鴉片煙槍一放，要嚷的神氣。尤中書忙道：「老師且別惱。門生還沒有說完呢。」

於是重又附著黃大軍機的耳根上，又是噓噓喳喳了一盞茶時。衛顯功頂了伸長了脖子，嚙開了嘴聽尤中書講石約齋的歷史，著實新鮮有趣。講到中間，忽然師生兩個作秘密談了，心中納悶，便囁嚅道：「大家聽聽，這麼有興趣的事情呢！」黃大軍機噙然長歎道：「這一段不說吧！後來呢？」尤中書道：「後來便是這樣了……」要知尤中書要說合怎樣的話來，且看下文便知分曉。